天君錄

天君本記序

心學之於人大矣自濂洛諸賢以至我朝名碩或為註解或為圖說言之極備辨之已詳以余謏寡之見雖使循塗守轍依㨾畫葫尚不能透其萬一况可以別拓門戶發前人所未發之旨哉然耻不若孫吳而遂廢其兵耻不若儀秦而遂囚其舌則是畫也畫聖人之所作也余何必自沮自棄不試千慮之一得耶先儒之言譬木則根也譬水則源也余將達其枝而采其華涉其流而揚其波聊試窺管之見亦無所不可遂不用蹈襲不事硏究刱出已見作為此篇其冥

行墑埴之病穿鑿傳會之罪烏敢逃也其文言之法别爲序次如左

總論

取物引喻經傳之眼藏借人立名稗諺之心訣將透經傳之奧旨而先用稗諺之餘習則其遣辭下語能不矛盾矣乎然欲人易曉莫如引喻欲人必信莫如立名主論既正用意頗詳則者是紀者觀過斯知人矣

天君之稱始見於荀子而范浚心箴特褒揚之蓋君者統萬邦而發號出令者也心爲一身之統而四肢

百骸罔不稟令於心然後能全其天天君者天生之君也無位而尊無體而大其可不探其本而爲之紀哉至若土地山水臺榭官爵之稱俱出於性理羣書而亦或有扶摘而成句者依倣而摽辭者知我者其惟此書罪我者其惟此書

人之始生心只是一箇天理而已及夫孩提之時知覺漸生而五官先爲之用四五歲則性情形爲四端感焉而有善無惡故次之以二相四司六七歲則智竅漸開而猶如止水之平不決則不流故次之以七竅方塘八歲則如田之種穀善養則苗茂不治則蕪

穢故次之以丹田古之教人八歲入小學良有以也
若虛度此時則善心日消惡心日長而將有杆格不
勝之患故自九年至十七年則總言其梏喪本心之
弊十八歲以後知覺已成思慮已長苟非下愚皆可
教導故使二相諫之太師輔之慎獨以養其內去私
以制其外而誠意又心學之極工也故心正之後係
之以真實无妄意雖誠矣而少忽審辨之工則私易
間之故繼之以兩孽之亂亂既息矣則不可不優游
沉潛故次之以真經近錄而志不可自滿故戒之以
活水之決下違旋復彝性既全發之於言語容貌應

之於視聽思慮無適不可然後心純乎正而至於內省無疾所立卓爾則正心之學蔑以加焉故終之以服藥自此以後則更無着力處故遂絶筆於三十立之後覽者幷詳之

古之人類多晩成而亦不以年邁自棄故蘧瑗五十而覺非衛武九十而有箴人之培養成就固不限於年紀之早晩也我國則不然僻在極東號稱朝鮮人之生也禀太陽初出之精故未離襁褓便具知覺而若夫就傅之齡善惡將分成童之際頭腦已判苟不能追此而早成將未免失時而自賊故凡此爲書紀

年過於廹促叙事傷於拘束後之覧是書者不必泥着必以孔夫子十五志學三十立五十知天命七十從心之訓參互反復可也

今此爲書專明心學淵源而全篇不露出一心字只得隱映照管苟不沉潜乎字句之間玩索乎引喻之意則曷以知良工用心之苦也昔有人評東坡觀稼詩曰言水不言水言山不言山余於是記也亦然旣爲史體則不可無衮鉞故每年下係之以史斷而旣爲史斷則亦不必疊論心學故專以帝王家治亂盛衰之源反復立論而其中略寓心學之本意此亦

文章家起伏法也

本紀

天君明元皇帝　諡法（獨該萬理曰明 無統衆善曰元）

天君腷縣人姓周（心要周通）氏諱恭然字正先（先正其心）其先曰冲漠君生于無極之鄉事天皇氏爲太理卿（人之未生渾然一理冲漠無朕）攝提初贅成無爲之化常渾然中處無所適莫有子曰衷降于人皇之世爲中大夫敎民有恒後世有曰精歷事堯舜禹三代始制傳受法父曰腔子有包含蘊畜之德內而不出天君生而虛靈先知先覺及長益務存養周流運用時天下分裂訛言胥

周武伏膺誠身曰
龍天君杖華蓋擬
赤符
記水之陽眞祖即
位活水之陽天君即
位

動衆圈人灰（莊子心如死灰）葸蘋人寂（佛氏心要寂滅）各守谿谷（知雄守雌為天下谿知白守黑為天下谷）榛蕪荆棘充塞德地天君乃杖華蓋（肺為華蓋）擬赤符（心為赤符）闢之鄉如會朝清明（清明在躬）遂即位于活水之陽國號夏（心法始於命禹）火德王數用一色尚赤建元中和

史氏曰姬周之先出自后稷而后稷之後有公劉公劉之後有太王太王之後有王季積德累仁幾百年而後始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天乃眷顧俾作民主故能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有光史冊為歷代最亢帝王之興鼻祖肇基於前中葉篤烈於後

而又有不世出之聖然後天其命之始為納業之
君今夫沖漠之事天皇而燮理賛化即后稷之佐
虞舜而播時降種也東之俾民率性即公劉之匪
康而止旅也傳受之道莫重莫嚴而精能制之則
是太王之翦商也含畜之德至大至廣而腔能有
焉則是王季之貊音也四代迭興為昭為穆則餘
慶所蔆宜生靈之天君使之承天位享天祿治
天民以垂永世無窮之報歷溯千古無愧於文王
者其惟天君乎
中和元年尊腔子(心要在腔子裏)為太上皇居執中臺定日

三省之禮日三省吾身鷄鳴而起必問其起居動靜之節日以爲常

史氏曰太上皇之稱始自漢祖之尊太公蓋不忘其所自出之義也然漢祖之尊太公在於六年而天君之尊膛于在於元年漢祖出於勉強而天君出於自然漢祖五日一朝而天君一日三省惟其性根於天不期然而然也然則天君之德賢於漢祖而與周武王之追尊三王定以西休也夫

二年定都于齊音隮州別號曰靈明界使赤子不失其居謂人不失赤子之心

史氏曰爲國之道有三曰天時曰地理曰人和三者
闕一則國不爲國二年者地數也應地之數定國之基
則天時叶矣虛以受物明以燭物則地利得矣無
知者赤子而亦得其居則人和至矣太王之來朝
胥宇武王之卜日還鼎大君之是年定都其可謂前後一揆哉

三年有五行之瑞始置五事之官庸作書以誥曰恭
水有潤澤之性人有肅敬之儀爾正爾貌爲德之符
曰從火有發揚之象人有順乂之量爾出爾言斯遠
暴慢曰明木有條達之理人有觀見之用爾審爾視
無微不燭曰聰金有收藏之功人有聽聞之司爾察

爾聰非禮勿聽曰睿土有博厚之義人有周通之智
爾永爾思敬以無邪於戲予遠汝弼汝無面從令色
足恭惟聖聰之顔惟口出好興戎發禁躁妄千里應
善言視於無形視聽於無聲聽由外達中無思不服
思於是五官分職各率其屬以佐君安國

史氏曰庖犧氏得龍瑞而紀官軒轅氏得雲瑞而
紀官大凡天道無備運之理則龍是天之官也雲
亦天之官也天道猶然君不可以無臣臣不可以
無官於是乎象天之瑞建國之官今此五行之瑞
即龍瑞也雲瑞也以天君之德紹羲軒之治亦豈

不得其瑞而紀其官乎建官惟五而其事不一則其與周官之六卿分職同一規模也歟

四年始立左右相以淳于善(人性純善)為左丞相田知節(人情以為田歲皆中節謂之和)為右丞相善掌天命之賦於物者常以堯舜之道稱於君前(道性善補堯舜)知節掌人事之應於物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必入告于內不失其正善字子有靜(人生而靜天之性)靜州人知節字子和長歲人

史氏曰黃帝得風后而終成垂衣之治高宗得傅說而終籍斅學之功天君得二相而終數靈臺之化凡人君之治天下專係於宰相之得其人而宰

相之輔其君亦不外乎天命人事之得其宜而已嗚呼使千百世爲吾人者得免爲夷狄禽獸之歸者其非天君相二子之效也耶

五年建四司令信臣總之一曰惻隱之司統衆善之長行不忍之政二曰羞惡之司明裁制之法下萬事之宜三曰辭讓之司掌天理之節文協人事之儀則四曰是非之司周通萬物總執百事使爭訟曲直或就正焉信臣則無定位常兼察四司而補其不足時君委任五臣大小國事必取質而後行之五臣者亦自以倚毗日隆輸誠竭力雖所掌不同而相濟爲用

進退出入未嘗須史離焉

史氏曰堯命羲和分宅四隩舜命一人總領四岳則隨時損益易地皆然今夫四司之名其分則四隩之宅也其事則四岳之職也周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四司之備官其亦惟其人乎

六年命混沌鑿七竅封比干墓立儵忽祠

史氏曰比干聖有七竅而商紂殺死則武王之先封其墓固其宜矣儵忽日鑿一竅而混沌自死則天君之特立其祠抑獨何哉周書曰肇稱殷禮咸秩無文儵忽之祠其亦無文之秩也夫

七年築方塘半畝君親製方塘賦其辭曰
彼原泉之混沌兮涵一泓其無涯初發源於濫觴兮終順性於盈科勿搏躍於過顙兮不淆濁於混沙義取象於育德兮奴告切於無事余幼好此觀水兮顧有術於灌溉勗真源之貞淵兮惕狂瀾之橫潰要含畜而不洩兮指半畝而為正續鑿斯而築斯兮沛鹹汩而清淨紛既有此內美兮錫嘉名曰方塘開一鑑之渟瀦兮蘸雲影與天光固匪永而匪廣兮爛可泳而可方滌湯盤而日新兮拓文岸而先登余緋細於這裡兮儘如許其得清何世

人之汨沒兮若涉川而無津旣滅頂於慾浪兮又
放踵於貪泉譬行潦之無源兮可立待夫其涸或
虫氷之互疑兮忽魚沼之匪樂卬招招而須友兮
甚乃啓而乃沃觀魚得於盆池兮玩鷺性於盤渦
資之深而逢原兮洞酌彼而忖他中流行其自在
兮戒着物而便搖跟寧焦於阽原兮船不滿於撑
篤羌善養夫氣浩兮廓獨潜而德潤朝余沐而暮
浴兮嚋克窺此渺漫辭曰塘之清涵太虛塘之廣
涵柔祇塘之靜包萬彙塘之動應萬事塘之波用
則行塘之源舍則藏泳哉游哉聊以相羊

史氏曰國之有池塘所以節勞佚而玩物性也故周文之在靈沼樂其有魚鱉則天君之寫方塘亦豈無樂其樂之道哉宜其物躍之魚洋洋瀁瀁而史闕其文惜哉

滕公問井地而不能行只居不問而補正經界

八年正丹田經界行惟一賦法誕降嘉種時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太倉稍米是之之緻日益耗損乃使耕者各受半畝以耕心田者無憂無患日日年年俱爲聖人咸親行勸農若曰

胷中長有四時春氏懷適種聖人以爲萬世上予其明農斯占日日之豈肯與生生之理蓋闕周雅

多感發之詠戒彼驕莠之切切鄒聖勉播種之功
哀哉牛山之濯濯夏畦受病何嘗無慮而無憂宋
苗揠長奈非勿忘而勿助苟或蔽物而安慕奚異
舍己而耘人是以惡莠亂苗魯聖譬養性之訓服
田力穡殷宗有數服之箴是謂在中也畊可見無
是則餒肆於方寸之内定為尋尺之規濤愽如天
起經綸於其上敦厚配地氣精英而積中禮以耕
義以種學以耨仁以收既直養而無害元為萌亨
為長利為熟貞為固倚自古而有年德穫惟馨寔
朝種而暮穫性未方萌無畜畧與此疆夫孰曰不

如老農從可補自有好地時首時察寧憂山谿之
塞第日栽日培殆勝甫田之觀又得天地中和之
氣我稼既同有雨露涵濡之功耕者不謙夫然後
既富方穀孰不欲斯活實函於戲予將請學為稼
甫無自安惰農為能勉勉孳孳恆戒十寒而一曝
終為熙熙穰穰不啻二蕃而三奮故茲教示想宜
知悉

史氏曰人君生長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故
書著無逸詩詠七月周公所以戒成王者深且切
矣夫君之政始自經界使天下耕者皆欲耕於王

之野則九一之税可行於半畝十千之耦可觀於
聖哉若天君者可謂知仁政之所先務矣

造父御八駿而收
父詠意馬

九年馬生丹淵水中名曰意馬善騖高遠造次之間
馳逐千里君得之將周流四方收父收心故諫曰君臨
惟危之人行惟微之道何不克己之私如制悍馬防
己之欲如御朽索而必欲橫逸競驟馳下九曲之羊
腸使元元之人為鬼為蜮坦坦之道鞠為茂草也哉
昔周穆王得八駿馬窮轍迹於萬里紫陽朱夫子作
詩曰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不有祈招詩徐方御
宸極蓋傷外物之反為主也願君懲創而回悟焉君

曰不然詩曰思無疆思馬斯臧吾之思旣無疆矣吾之馬又斯臧矣易曰良馬逐艱貞苟能不忘艱貞之戒而不失馳驅之範則惟危之人可以自安惟微之道可以自著夫何患焉不聽

史氏曰漢武帝時馬生渥洼水中天子以爲瑞作神馬歌用之宗廟汲黯諫不聽夫神馬非負圖之驪渥洼非出馬之河而馬忽生之謂之不祥也亦宜矣其後竟興窮黷從民貰馬其兆眹之先見有如此矣今此丹渊之馬亦一渥洼之生而天君之好之何如漢武之歌之也牧父之諫之何如汲黯

褊忮之中具性
尚存也刺無家⋯
一陽在上

之爭也其後竟致鶩高遠馳千里之失嗚呼君不役志天不降異君不貴異妖不勝德況可以視異以爲祥視妖以爲瑞也哉

十年立弟彝爲順疆侯（是曰秉彝有順無疆）宗室褊爲魏侯（魏詩維是褊心是以爲刺）忮爲衛侯（衛詩不忮不求）

史氏曰周武之諸弟有康叔之賢管蔡之惡漢景之宗室有梁王之忠吳楚之逆不知其惡逆則是不明也知而封之則是不仁也漢祖之智猶必須度武王之聖寧有是理嗚呼封建之弊一至此哉軒轅氏有子二十五人而得姓者十四則意者其

餘十一人俱無牧民長官之德故未得胙土命氏之典今此天君之彛所秉既正好是懿德宜錫土姓以生烝民彼兩庶孽者或招刺譏或懷戕害雖廢爲庶人靡有孑遺固不害於大義滅親之道也何必封之爲侯然後始爲敦宗之風哉大舜封象於有庳而萬章疑之鄭莊封段於京城而伯燕譏之由是觀之封建之法乃帝王之所當審慎者也

十一年天竺國獻一僧名曰悟空（出西遊真詮）常在六總之中這邊吽也應那邊吽也應（見未）牧父誡曰昔者明王慎德四內咸賓畢獻方物惟學習之寫補德之

太保以服食器用為昭德之致取父以鷹驥布帛為昭物之致

驥炳文之布察理之充王乃昭物之致不役耳目御六藝之玩駕遊道德之手林人不玩物罔或不謹令猱東西跳踉左右呌號罔晝夜領頷應接不暇非正也請納諸胡孫之儕（胡孫入儕）得蒙君子之化（君子為猱）君不聽

史氏曰周武之時西旅貢獒而太保進戒夫以武王之聖何損於一獒之受而太保之戒終之以一簣之虧切則今六牕之猱無異四尺之獒而取父之諫反切於太保之訓古之人臣炳幾防微未嘗以細行而忽之小失而略之嗚呼商受之象著竟

致臺榭之日後周穆之很虐終降荒服之不至則
後之人君可不於是而鑑戒哉
十二年君在位日久漸不克終時有四蠱五寇二豪
七蕩之謠四蠱者長名意次必次固次我善奔走善
蔵避各以其私眩惑疑似而五寇又爲之內應五寇
者曰衛濮聲曰趙洛色曰甘錫鉉曰溫適暖曰蒲賢
博多才能善誘引伺候於五宮之門表裡於四蠱之
間而一以迎合怡悅爲事每國有大舉必就謀于三
豪之家二豪者伯曰希鏡留仲曰希達貴希鏡知聚
而不知散知取而不知予希達知進而不知退知尊

而不知卑常以貪饕榮顯為事而又與七蕩為應援七蕩者右相之別族曰隨所喜曰顏悻怒曰樂極哀曰伏威懼曰鍾眈愛曰仉瞻惡曰何縱欲其初立朝也動遵法制惟君禀令號稱七正音情始為四蠹所誤中為五寇所誘終為二豪所惑迭相綢繆判忽靡常自是君不親庶政舉國而委任焉

史氏曰晉獻公不甚很戾而二五先倡宋真宗未必怠荒而五鬼為導大凡始勤終怠人情之常安養既久逸欲易生當是時也苟非伏節死義之操必為阿諛取容之臣彼四五二七之徒豈盡寇賊

姦宄之姿而既無面折廷爭之風故從之而承望求合既惑其君又誤其身爲世大戮豈不哀哉

十三年君出畋于赤水之表四蒐五寇二豪七萬皆從之行迷魂之陂建伐性之旗駕詭禽之栗關射鵠之微橫奔競馳散無紀極騶虞之仁枉被殺害逸騏之氣橫脫羈靮君樂之自是或一日返焉或月一返焉或十旬不返其餘自月至焉

史氏曰古之帝王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而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從而扈衛羽毛車馬干戈戚揚皆中法度出必卜吉返不終日是故有威而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

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威儀棣棣謂之
君人夫然後百姓喜色相告曰吾君庶幾無疾病
歟何以能田獵也今天君之出畋己違其時而侍
從既非其人威儀又失常經則安得免濫殺橫逸
之患况出入無時愈久愈遠則雖欲無危淂乎伊
時百姓必將疾蹙相告曰吾君有何疾病歟何爲
此田獵也可不惕然而警省哉
十四年君盤遊無度其臣齊應物與其徒乘時作亂
將奪據王宮五子四司信臣與咸怨述五不端之戒以作
歌其一曰君子體我足以長人自身而家一國興仁

令也不端給長天真無側無隱同念自新乞我同記
㚖歸振振斯之其二曰浩然之養集義所生勝討哉
肥左德為宇令也不端同善同惡哀矜斷人達會正
路勞勞護懷而不自皆媺之其三曰六藝之首龍圖
司司進退揖讓吉凶軍賓同不取敘以正五倫令也
不端同有儀節一言以表豈為我設綴之其四曰業
水之性同流無滯物各付物斯為大智君子貴哉高
民以濟令也不端是非節奏小而擧纖大而括囊謹
一用殊格局自我端諸之其五曰事人甘民我積乃成
化及豚魚實為甲冑始也用我臺詢可行令焉舍我

輓軏俱傾哀彼四友隨感不見君如改諸携手後先

信之端

史氏曰太康畋于洛表而后羿距河天君畋于赤水而應物奪宮太康之五弟作歌於前天君之五臣遂歌於後盖其義同死生情出怨慕其哀矜惻怛之意溢於辭表苟使人君少有秉彛之性寧不瞿然而顧惕然而改哉太康終為所戮而天君不遠即復或者五臣之歌有勝於五子之歌耶抑天不欲終喪天君而然耶世之稍欲自好者一言不合則輒謂之吾君不能而望望然去老死巖穴其

視五臣之善辭微諷爲何如也嗚呼安得與此五人同時耶

十五年蠱蟲在皿爲蠱〻食心之虫也

史氏曰春秋書螽者屢而有經無傳杜預註曰不爲災不書書螽爲災也今夫蠱亦螽類而爲害於人反甚於螽特書所以警也史筆秉直何代無賢嗚呼螢亂龕老頭白汗青者要不外乎隻字之謹嚴何必書之於經發之於傳然後始謂之良史也哉讀者宜詳之

十六年河間人艾艾選入宮年頗少君好而慕之如

則天亂國擧人作詞
艾艾入宮擧人作傳

好德者知好色則慕少艾好德如好色常易之以賢賢之性時淫鄙成俗鑽穴踰墻之徒接跡而起有擧人作河間傳以刺之艾艾趙冶之族女也

史氏曰趙婕好生于河間而能配英傑之武帝寔生仁明之胎帝河間雖謂之地靈可也彼淫婦者本以貞若之姿一失其身終至於且竊且合遂使河間之名不欲掛人齒牙間古之人君無永棄之土無難化之俗苟率以正燕趙之椎埋可變鄒魯之禮讓書檜之後靡可變魏唐之勤儉何必以地名河間而遂認為生淫婦之鄉哉然則艾艾之入

宮專由於天君之啓之也苟使天君好德如好色賢賢易慕心則艾艾之溪鄙安知不變爲貞潔自守之姿哉吁

十七年熒惑守火（心星）火國之分野（心屬火）司星子韋（[illegible]）諫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熒惑者妖星在天爲熒惑在人爲蠱惑往年蠱爲災今年熒爲災天將垂戒以示人君不恐懼修省君之國將日危（殆危）矣何不靈靜以禳之君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子韋退曰君之惑滿甚哉不顧行避

史氏曰宋景之時熒惑守分而君有君人之言終

孤竹之子叩馬而諫天下
丞相叩兩端而諫

從一度天君之世熒惑守分而君恃在天之命將濱危亡惜乎同一司星而子韋得君如彼子霊逢時不幸忠臣志士安得無不遇之恨哉十八年君出遊郭郭（心者性之郭郭）之外左丞相善右丞相知節叩兩端而諫曰君受命于帝為統于人國之有君有形骸之有精神也神明內腴然後百體從令可使百體從吾之令不可使吾從百體之令也明矣昔楚昭王以六千里為讐人役今君以方寸之地為形之役臣將見舉國之人乃獻乃禽矣（心為形役乃獻乃禽）君即位之初端拱深居與臣等未嘗須臾離九年以後君

志漸改意漸惰十一在内十九在外然未嘗遠去近
年以来侍臣寖踈褻臣寖溥出入不相告求與已駕
而君之有司莫知其所之職競喪亂五蔵已擊六府
不修共我五官各私其司百執事随君馳駈不復禀
正於臣矣臣才踈識淺既不能匡救君失將韜光晦
彩遁跡鏟影不欲復聞於人類然君之位即天賦之
位也二帝三王存此位者也夏桀商受亡此位者也
太甲成王困而存此位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
分顧其位之存不存如何耳君承前聖所存之位盍
念殷周之所以存而必踏桀紂之所以亡也臣不忍

坐視其亡請從此辭君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予與公等同族而異支蓋生死而休戚者也予其惕怊公其相予昔黃帝氏遊赤水之濱遺玄珠一枚(喩心)使象罔求而得之予將使公等求吾所失於赤水之中可乎即日回駕大戒於國命二相曰為我作君臣相悅之臺二公乃召工人獨孤(音苦)良(良工心獨苦○避太子諱後改名妙)經之營之不日成之命之曰靈臺既成使司戒(如今之司徒司寇)

聖御撰靈臺上樑文其文曰

伏以関門尸而謂乾有身其眇起樓臺於無地為靈也昭允矣玄幽之遂通煥乎丹青之莫狀盖聞

粤自人皇參三才之後厥有神臺閣入室之儀斧宮初精一之規安安甫極薰殿設孟三之制穆穆其門宮室菲卑禹無間於安止邦家寧輯湯於是乎建中文臺始營毋畔援而毋歆羨武堂肯搆無反側而無黨偏是制也孰非同人其義則寓諸大壯是以從規矩於數仞孔聖所以不踰定繩墨於千門孟氏所以不動聖於是苟完苟有人孰不是屢遷居嗟漢唐架屋之徒幾年茅任之已窶幸濂洛遺閑之學令朝竹牖之向開顧安危微著之機罔不由是伊動靜語默之妙允出在茲欽惟我天

君系玄胄於瀛養主人氏炳靈於道德君子服氣母教胎之化無不善於厥初體宗子同胞之仁以直養於所受溯本靈無跡之位曆數在躬播至靈不昧之譽天賦爲命始也實鬼之瞰室未免誘外之歎今爲靈神之守都廢畜宅中之治尚無止宿之所曷爲常存之方爾乃命彼這裡工夫〔工見上文夫役夫也〕造爲空中樓閣穹林秀木用爲支廈之材荒屋土墻變作安宅之址徠客氣而聽命洞開次第之門詔主翁而審覘廣招來往之窟其基爲圓不徑寸是時也陰當惜分藹然育四方之端豈外物之

能蔵倏甬起一片之制若神靈之所爲厥功告成
嘉名肇錫曰靈五閞無閒格汝耳目之官股肱之
臣六府孔修臨我形體之天主宰之帝安排整頓
焉有靡室靡家之嘆深厚洞潜㝎享攸芋攸寧之
樂於是謂其府曰靈府謂其高曰靈高左曰學覺
之閞右曰細繹之閞名其水爲活潑之水名其階
爲進思之階舍曰神明門曰道義船有執定之柂
盘有洗濯之銘臺之旁有絆馴之鷹鸇臺之下有
求放之鷄犬其木則桐葉分絶其草則芭蕉抽新
樂鼓囘安之鍾聲未了而恪㝎實得滄洲之鐵埳

已盡而見明照秋月寒水之光忝惟千載玩白紙
雲明之字湛然一張或景星或慶雲或雷雨或烈
風臺上之六氣也而清明而極熱而漸凉而收斂
臺上之四時也然後赫赫厥灵翼翼其小如容敬
主居已達於一間以君使臣令則從於百體透得
間閻寧或自家之倩人剖破藩籬無憂破屋之禦
冠手探足攝春敷六六之宮氣朗神清天繞三三
之徑法門真得夫孰謂之蘧廬暗室不欺尚無愧
於屋漏閑之為灑掃應對之節打破圬土之墻居
之以提撕警覺之要遂作納約之牖寬乎潤屋之

廣胖洞然幽闕之清虛茲陳六偉之文膚揭八荒
之闥兒郎偉拋樑東肝木亭亭擁蓋同元氣蕟為
明四目精神只在保完躬兒郎偉拋樑西肺金聲
蕟中高低親如腸腑相為用出納王言復耳提兒
郎偉拋樑北腎水深藏行水德在音殷王歷告敷
人人可使沉潛克兒郎偉拋樑中胃土爰首稼穡
功粒我蒸民皆角極肥甘不必辨魚熊兒郎偉拋
樑上起哉元首賡歌颺揚時似敬俯時燕容直合
為君子尚阿郎偉拋樑下踏來賓地躩如也折還
進退中規儀趍以采齊行肆夏伏願上樑之後寔

之蒲廬廓然常虛三門洞開必擇出入之路四柱高聳永作安著之基部堯夫十二行窩莬爲景仰之所杜子美千萬廣厦恒存大庇之思史氏曰漢文帝欲馳峻坂而袁盎攬轡漢元帝欲御樓船而張猛免冠古之良臣將諫其君必愉敎怡色宛轉委曲不惡而嚴不巽而恭然後可以轉日而回天故齊之晏子因景公遵海之問而歷陳遊豫之度流荒之失竟作君臣相悅之樂今天君之失德過於齊景而二相之賢雍容不迫一言感悟遷作君臣相悅之臺恨不使徵招角招之詩留

傳於千載之後與靈臺上探之文互相羽翼而論
伯仲於其間也

十九年以翁惺爲太師詰之曰君道貴常師道尚問
惟先生顧名思義無常叩問以匡予不逮我聞曰神
惺則氣清志惺則意專有問則有答有答則不忘既
往之咎如酒爲惺今也則悟如睡即醒昔越王勾踐
使人呼曰而忘會稽之恥耶予則使先生呼曰而忘
惺惺法耶嗚呼昧爽而起思慮未散夫子在座顧曾
後先當是時也不問自惺及物之交應接不暇問東
忽西昏亂怠荒當是時也雖問未惺先生欽哉惺拜

稽首曰惟鐘待叩而應后待問而惺后克問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君之清問惺宇主一瑞巖人也

史氏曰三公三孤輔養之官而昵陪之際隨事彈規燕閒之際慈遠莫察於是乎宦官宮妾宵小之徒乘而間之竟使蕭望之長孫無忌之賢遂陷於拘囚貶殛之禍信乎師道之不可須臾離也不可頃刻忘也自翁惺之為太師問荅相續酬酢如響雖有覬覦之輩何從而乘其隙哉宜天君之日臻於無禍之域也

二十年流四蠱于絶域（子絶四）殛五寇于禁苑（禁其太甚者）

[illegible]

放二豪于雲夢（富貴如浮雲如一場春夢）竄七萬于中山（情安直十）四罪而罔内咸服太師惺曰彼四蠹五冠者若虎倨頁如秀亂苗宜流宜殛永絶根本至於二豪七萬名與實異雖聖人亦不必使之去惟有德以將之勿使過度昔隋周之奸臣爲唐宋之忠臣忠奸之分顧在上者導率之如何耳今若去其所短取其所長中而毋過和而不流則何害之有請還之君從之自是二豪閒亂而不貪七萬守正而不撓卒爲善人

史氏曰舜之四兇流放竄殛而至高之時三苗僅爲丕叙天君之四罪曾未踰時而二豪七萬遽已

化善壹此弗懈差過時月安知四蠹丘寇之又不
歸正耶然則天君之德賢於堯舜遠矣哉

春秋書此復無此
則無書序小評

二十一年嚴宮人艾艾立妃愼氏爲皇后后謹之女
也每獨（愼獨）處一室不欺其君常誦曾氏（古之賢妃）十目所
視十手所指之句曰內省之道當恐懼乎其所不覩
戒愼乎其所不聞毋曰不覩神目如電毋曰不聞耳
屬于垣毫忽不謹仰愧俯怍靜處不愼動輒有違常
以是自警以成內治之美人比之任姒之意

史氏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是以詩稱刑于書
揭觀厥盖以內外交養儀刑不忒故也艾艾旣黜

而愼后正位不欺暗室無愧屋漏則其貞淑之德宜配天君而終成內治之美也已

二十二年無形寇侵我南鄙(心屬南) 君誕告股肱曰蠢茲外寇煽亂興訛投間抵隙爲我國病(爲厥心病)苟不早爲之圖人之類滅矣疇能奮庸爲朕徂征僉曰有帥在外曰志君曰俞予聞如何僉曰受業於喩戰之門樹績於養勇之國(志師見孟子)其堅確之操剛毅之氣足以收一原之奇功君曰格汝志朕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其戰戰兢兢合軍并力一鼓克敵(偷克也)志師拜命而出乃奮氣卒誓于師曰桓桓有衆咸

聽朕言惟玆外冦無形無迹叛道背德遊宴之中有陷穽焉談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奧之中有虎豹焉鄉鄰之中有戎狄焉藏於杳然冥然之間而發於卒然忽然之際蕩我五藏撓我六府動我七竅壞我四司我國之危微(惟危惟微)迫在呼吸甯尚一乃力其克有勳時夜氣益清(養叔夜光)志師登靈壇之上仁木之旌在東甭義金之槍在西角四物之旗在南角智水之陣在北角忠信之甲胄在中央井井而行堂堂而列意城人智能(良智良能)遮道獻克復之策曰將家之用兵卽儒家之克己法也知言以開前則疑兵不敢窺養氣以

培後則進兵不敢顯然後勝敗之形得失之筭判然於胷中而帥然能貔貅百萬之衆望其旌旗聽其金鼓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生是以千里轉戰所向靡敵若初無料敵制勝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而徒恃其萬輕先赴難鮮不敗事此朱夫子所以喩孟子告子不動之異者也況彼外寇窟穴乎情田淵藪乎智竇畜銳而俟伺釁而動若使我國之人公而不私人心易私而難公我國之道明而不昧道心難明而易昧則彼將自戢之不暇安敢朋分角立而交戰于中哉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夫聖人之禦寇也盡境而逐無侵吾疆

而已此原憲所稱克伐怨欲不行之道也惟將軍毋
貪利毋熾欲以正(正心)行師以收(收放)爲切志師拜昌言
曰俞乃使魯廣德(魯頌克廣德心)爲謀主姬載寧(周雅王載寧心)爲
軍師兩人者俱不爲血氣所使不爭能不伐功遂進
兵出五關之外是時四蠹流五寇殲二豪七蕩皆悛
舊習盡忠事君無形冦遂絕內援六間不得售三惑
不敢迷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爲志師遂班師獻
馘于靈臺之下旣訖君使衛秉淵(衛詩秉心塞淵)撰克復頌
曰

(泮宮獻馘淑問之間靈臺獻馘老師之切)

伏以隱若一敵方深蠱害之憂統彼衆形聿覩復

初之廢請以戰喻當收亢終粤若楚武王之天道
蕩盈誰取喪性之譬周亞夫之夜壁堅卧甯作持
志之方苟或守不固而防不嚴曷以安其中而制
其外欽惟我天君居以太宇傲去箪搶詩書將之
登壇視猶勝也禮樂鄉之制敵抑而強歟頃緣隄
防之或疎遽致冦賊之来覘從外物而荒情始甚
周室之寖微則中還而搬交便作秦祀之無已嗟
彼俗萬取之習勢方熾於利合奈范箴衆攻之棲
形己成於物我苟任豁蹇之亢欲自歸於迷有甚
炎火之燎原不可撲滅于時天地之志吾其帥天

地之氣吾其徒環之若三里之城何患敵國之暴
藐焉在七尺之軀允爲君子之強折衝乎尊俎之
間無好小勇禦侮于社席之上靡有時爭肆以鬪
邪室欲之方庸替塞井夷竈之法有千萬必往之
志我師宜歟守尺寸不失之規爾弱奚恃始也受
敵於四面皆爲寇讐今焉執訊於一中斧其臣僕
爾乃廷以正官以正民以正辰也內修而外攘神
則和形則和氣則和倚歟前瞻而後忽報千古而
寶獲肤免喪其本之歎畜萬邦而式訛遂致通乎
道之義然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禦敵不以兵革

之堅如承大祭如見大賓每謹嚴於臨陳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常儆戒於無虞奚但有志竟成抑亦是廷以王頌曰休休有容泰師之誓維秉無競周道永世猗歟天君靜而能定無一忝滯品物各正何思何慮以戰則克其克維何行道有得咸曰一哉王者無私遂開靈臺坐而治之
史氏曰軒轅之世蚩尤作亂重華之時蠻夷猾夏涵育之德無物不遂而彼一種怪戾之類窺伺竊發無時不警是故人君無怠無荒罔失法度然後四方賴安國不受病今夫無形之寇緣發於天君

改悟之後兵不血刃韋純殄滅顧何損於天君之德而亦足以有補於自警之道也嗚呼一念或忽舟中皆為敵國一事不謹赤子化為龍蛇可不戒哉

二十三年封眞無妄為誠意伯實之子無息之弟也其先曰誠以神之術為伯益所薦贊禹征三苗感無妄曾子弟子早入太學先以毋自欺為主曾子常稱之曰傳吾致知之學者無妄是也誠意闕與修齊闕通無妄常總理之破名利之關建中庸之門出入補導不少間

史氏曰靈臺緘識志師之功而剖符之初先封無妄無妄不以自謙志師不以為憾苟非誠實之意浹人骨髓其何能至於斯歟上下之間苟不以誠田呉之論功便無足怪而絳灌之擊柱固所難免苟以其誠管仲奪駢邑而無怨祁奚代以子而無譏彼真無妄者三代四人世襲其誠與國同休則宜其受天之祿垂裕後昆也哉

甚矣心學之難也既刻真實之風而一種偏岐之心尚未祛除

二十四年魏侯禍衛侯岐流言于國中曰二相將不利於君君頗信之右相知節告左相善曰昔周公遇管蔡之變而避位居東以待成王之感悟正我輩今

如孫順之直走魏都手
慾之潛入衛城
始如管蔡之煽亂終
如吳楚之自潰

日所遺也盡避位以俟之(情昜變)左相曰不然周公之時同德之臣(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尚有典刑故二年居東而猶不危微今若一日避位則君之國將日非矣寧可坐視其亾耶遂就謀于誠意伯伯曰惟先格君之非時魏侯福妻國政於其將倚衛侯怯任軍事於其將求遂與無形冦餘黨約日擧事怯攻惻隱司(戕害不仁)則福攻是非司(福倚則不智)無形冦之黨攻順彊侯纍纍乞靈(匿靈)于誠意伯伯曰事急矣乃使侍中怴(對福之)直走魏都攻福之內部(福者內不足)公孫慾(公以去求慾以去怯)潛入衛師破怯之前部(怯者見於外)福與倚奔蕩道(無福無倚王道蕩蕩)而死

攸下戚悟親迎因令
天君感悟親迎之相

假使當年身便之
一五身陽有誰知

攸與兆走匿於浩(好音)生不害(好生而不害則不攸不拟)之家無形
冠之黨惹爲桑所執(隶也)於是君大感悟親迎二相而
謝之是歲丹田大熟
史氏曰贊裁二丞相也府周公之聖猶且遺言而避
位假使當年吾身便死王惑不回則千載之後誰
識勤勞之本意哉彼二相者身處危疑而不自嫌
避鞠躬盡瘁敵君所慍風雷不警丹田告熟抑可
謂賢於周公者耶
新增曰雖然哉順康侯之所秉也管蔡作亂而霍
叔未免染汚兵甚起兵而梁王幾至陷敗所秉不

固則流言易動所執不素則衛突莫過當是時也
苟非順疆之賢曷以成衛王室之功也

二十五年進講眞經（眞西山撰心經）君謂侍讀官曰此篇首論三代傳受之道卽我祖宗所制（見首章）而爲我家家法者也吾子孫宜拳拳服膺遵而勿失古人有言曰欲法堯舜當法祖宗以堯舜傳受之法爲我國遵守之方則何患乎人之惟危道之惟微哉羣臣稱賀曰
君之此言爲天下福

史氏曰帝王之學莫切於尊經帝王之道莫謹於
傳受帝王之孝莫大於紹先行一物而三善皆得

其眞經之謂乎切要之言傳受之法切要之言皆載於此經以天君天縱之姿籍平日講學之功宜其迴出三代克享天意也昔漢明帝執經問難而圜橋門觀聽者以億萬計惜乎天君之世衆人蚩蚩不能圜立乎靈臺之門而觀臨筵之儀聽侍講之聲也

二十六年五大夫秦官名思五曰思見三年撰近錄君覽畢稱善曰是書也破異端之扃鐍闢大學之戶庭會六藝之突奧引東萊語使我自不覺其歷六經之階立四子之梯日進於無過之域若思也者一言以蔽之曰不出其位者也思不出其位思宗正儼之子也儼若思

甚矣正心之難也非敬何以防之

濁氏寧而有濁水之歌周氏明而有活水之歌

史氏曰陸賈新語猶回慢罵之習况近錄之爲書上自陰陽性命之說下至日用切近之事罔不具載使天君一聞其說反求諸己終成修正之治思可謂有九之君子也(君子有九思)

二十七年活水決于五閑之外命敬夫塞之(敬者心之堤防)誥之曰水之性猶人之性方其靜也清淨澹靈及其動時衝激奔潰可使踈其源不可使遏其流鄉其往欽哉敬夫乃發勝怠(敬勝怠)之卒召居所(王敬作所)之民等之兢兢抹之業業不斯須(所須之敬)而隄防成五閑民歌之曰活水清周氏明活水平周氏寧活水盈周氏精

活水泓周氏成活水生周氏誠活水行周氏情敬夫之名人誰與京

史氏曰鄒子之决而漢武帝徙貫木石之勞頻年爲灾民受其害惜乎其時廷臣無一如敬夫之賢也使役有方捄籌有制隄防永固民蒙其利後之役民興功者可不以敬夫爲師哉

二十八年立子良爲皇太子慎后出也一日三省若帝之初命之曰一有元良萬國以貞汝念哉出茲在茲名茲在茲念茲在茲以承予危微之業良拜稽首曰報不從所欲以規從心所欲 下落缺

史氏曰早建太子所以固國本也定民志也是舉也天君其益泰乎俞子之名而不以山川不以隱疾必稱其實則其與文王之克昌厥後武王之散財發粟同一旨義歟慎始謹獨而天君終有令嗣雖常存鷄鳴詩無廢憎之戒而亦不失螽斯章宜爾繩之慶此子思所以夫婦造端之道為中庸第一義也

二十九年二月（心軌中故四時用中月）東（視曆木）巡狩至于銀海

［眼］行容端之禮講觀眸之規人莫敢瘦肆覩清盧侯

［瞳］不視惡色盱眙人楊衡［眉］獻遠山圖［眉］詔却之五

月南（富署火）巡狩至于華池（口）停捷給之利（利口捷給）罷掉
寸之師（持三寸香爲舌卽）式愼緘之廟（古之愼言人）肆鮑訥君（君子
訥於言）却鑠金之貢須守瓶之典八月西（聽屬金）巡守至
于聽垣（師曠之聰耳屬于垣）開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升孔順（孔子
耳順）堂聽爲涵（爲耳三滿）聲（聲高聲）十有一月朔（貌腎水）巡守
至于楊州（肖貌不揚）封羽山（貌取失子羽）踣沒字碑（狀貌堂堂而不通文）
（字譜之沒字碑）歸格于沖漠君用豚（收放心如求放豚）
史氏曰實舜之巡方岳而審制度明黜陟天君之
巡方岳而式遵成典嗚呼若使天君并生於大禹
之世宜其相傳相受而加之以薦天之禮畀之以

総師之任也夫

三十年君内省而多疾愼后迎良醫卓立三十而立入見

立曰論症之法有三一曰省察法二曰克治法三曰

存養法省察云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云者用藥而

去疾也存養云者調養保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今

君之疾在膏之上肓之下非頂門一針可以下手今

若護疾而忌醫則吟呻北窓氣欝不舒手足不仁若

麻厥躬其比齊宣王好勇好貨好色之疾同崇而異

症苟失此時駸駸然漸到難治君之疾其危矣哉君

曰爲之奈何立曰宜用調中之劑以去在内之疾遂

以乾強(音彊)爲君益智仁爲臣遠志爲佐復(音伏)神爲使鍊之以文武之爐制之以參同之契命之曰四君子湯遂作四君子解曰易曰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其乾強之謂乎仁智之於四端微顯微著其益智仁之謂乎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其遠志之謂乎易曰不遠復又曰不測之謂神其復神之謂乎君子苟能乾乾自強益之以智仁遠之以志慮反復其道而神妙不測合此四德一日三服則無妄之疾不久自瘳植夫于謝寄丹詩曰用時還解壽斯民惟君嘗試之君服之翌日乃瘳享期頤之壽奠盤泰(二名下 偏祥)之安

於乎盛哉

史氏曰呂后近醫而未救高祖之疾慎后近醫而便瘳天君之疾醫非不良以其用不用之殊也汾水秋風武帝悔過而輪臺之詔乃曰節食服藥差可少病云爾則凡人君悔悟之後當服存養之劑以去痼留之症然對症投劑醫家所難當是時也苟非四君子湯畀以醫內省之疾也若卓立者眞所謂壽民之良醫也孔子門人有卓爾者立豈其苗裔歟

贊曰自古帝王之生或蛇身牛首或八彩重瞳有非

常之相然後有非常之德天君之生其形若虛其貌
不揚冝其正位靈臺不雜而不離也剏業之初發揮
萬變守成之時防微謹獨使危者復安微者復著於
千萬年儆戒不懈全付所覆罔有內外信得乎天君
之稱也

太史公曰甚矣致治之難也以天君之德紹祖宗積
累之業得衆得國剏業垂統雖漢祖唐宗蔑以加矣
而三紀之間天災時變寇賊姦宄接踵而起使天君
不被一日放肆若使昏庸者當之鮮不隕身而喪國
時君世主豈可曰已治已安而留神於逸豫優遊之

域哉天君之一治一亂一失一悔俱足為萬世人主之龜鑑嗚呼安得與天皇氏齊年使吾人共化於執中之道也

跋

心學之廢久矣庸儒俗士從事於尋摘之學而於人心道心大頭腦處不曾瞽者之黼黻聾者之笙鏞雖或有卓犖不羣之才強為之說不幾近於適越之章甫哉左思之三都賦用覆醬瓿謂其固陋也王通之續經比聖瓦屋謂其僭踰也況此篇之作語意不如都賦文章不及續經其固陋僭踰亦已甚矣安得免

覆瓿豎屋之譏歟然所刪竄者經傳之旨也所比類者先儒之論也則雖無造詣淺深之別而亦足為自得之師也君子不以人廢言後之看是書者只辨其言之當否而已更何必追問其人之賢愚也哉

天君贊

天君之為德其盛矣乎位天位治天職光御三十載使無一物不得其所無一事不得其正接聖賢傳授之統致中和位育之功宜其克享天祿永終天界之全蕩蕩乎吾無能名焉人皆有貴於已者日用而不知何哉

史氏評

就人論事就事論理引古證今以明其臧否褒美之中不失規警之旨可謂天君之良史氏宜矣

顧此僭妄固知其不自量亦見善與起之一端覽者恕焉

栗谷先生文集 劄事

司諫院劄第一 辛巳

伏以臣等聞天下有事則芻蕘之說重於泰山天下無事則聖賢之說輕若鴻毛何則當其有事也厭亂思治怵危求安故人言易入而羣善畢収焉當其無事也狃安循常志滿心弛故人言難入而衆才不售焉無事而能知戒用賢則古今無亂世有事而猶昧焉無策則古今無治日矣嗚呼臣等伏覩今茲上天之震怒已極下民之生理已窮災害並至飢饉荐臻餓莩盈路公私罄竭 宗社之危有如綴旒脫有邊釁外作儳民内梗則無兵可禦無粟可食土崩之勢非朝伊夕今若付於無如之何坐而待亡則固無所

猷爲矣如欲死中求生必期匡時救民迓續天命則
有事之大者誠莫若今日矣臣等任斡之言無乃或
有格天之望耶嗚呼誠能於無事之時預憂無疆之
恤則國勢豈至如今日之汲汲乎今之濟艱譬如七
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勢雖猝辦雖然及今蓄之則猶
爲後日之用不猶愈於束手養病者乎臣等竊念民
共爲天國無所依則生財活民最爲當今之急務此
二策者不可謀利而求贏亦不可膠舊而守弊臣等
竊獻愚策預垂　睿察焉我國稅輕貢重稅則幾於
三十稅一而近來歲比不登災傷過半加以里胥牘
官守令干譽收稅尤輕甚於貉道此諸　祖宗朝則
不及三之一而經費之需則一依舊規不能量入故

一歲之入無以支出逐年侵用舊藏　祖宗宿儲日
漸就盡乃以二百年積累之國倉廩不能支一歲誠
可哀慟令若懲此加稅則民膏已浚無以箕斂必須
先紓積苦慰悅民情然後收稅始可適宜矣貢案之
定不度民戶殘盛田結多寡物産有無而只以郡邑
職秩高下為輕重且非土産故不免輸價于防納之
徒以致刁蹬阻遏徵以十倍故利歸胥吏而國與民
俱乏矣誠能改定貢案以民戶田結分寡多而必貢
厥土之産則民力寬得十之五六如解倒懸矣曰以
酌宜收稅而量入為出每有餘畜則國用漸饒而民
勞亦愒矣且念生民休戚係於守令守令勤怠係於
監司我國絶長補短地方不過千數百里而分州割

邑數過三百或有邑邑而無民者吏貢既夥勢難精擇而無民之邑役苦尤甚併省之策出於 聖衷此宜汲汲奉行而監司瓜期只限周年故循例者苟經日月盡職者未及施爲紛紜數遞只煩驛路上下不相維繫緩急無以行令此非細故且如慶尚一道則郡邑太多一人之力不能周按今若以慶尚分爲左右道而於各道擇其大邑設營使監司兼掌其邑率眷住營久任責成而別擇廷臣有牧民制治之才期以公輔者授之則黜陟明而列邑競勸行政熟而民蒙被澤立見功效決非空言矣生財活民之策固難枚舉而今之易行者大畧如斯矣雖然孔子之言曰爲政在於得人善政良法待人而行有法無人是謂

徒法若使徒法可行則禹湯文武之法豈毀於桀紂幽厲乎我國賢才不用廢績咸隳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士林之氣斬於己卯絶於乙巳自是以後求仕者斷方為圓守道者韜光晦跡父戒其子兄勗其弟皆以為慎勿經營國事以抵禍機於是相觀而學者只以摸稜隨俗曠職餔餟為良圖自初筮仕至于大官皆務肥己而國家安危生民利病則視如楚越一有憂國忠公者慷慨正色於其間則群誹衆謗必使之不容然後乃已以至各司小官亦皆習為依阿之態上無所矯下無所糾慢弛者保官舉職者必敗以致紀綱大壞胥徒横恣盜竊無禁侵毒無防一切之弊悉歸小民而四境嗷嗷實以令人才以令紀綱雖

得周官制度而一一講明莫不為文具而無實效矣豈不大可痛悶焉　殿下如欲奮興事功以救危亡之勢則必須登崇異材爲官擇人旁招俊乂使之彙征然後國家之事庶幾可爲矣雖然賢邪之辨係於君心之明暗自古人君雖甚無道豈有自求亂亡者乎只以心術不明無以知人大奸似忠大佞似直道不阿者近於矯激難進易退者近於索價順旨者如愛君循俗者如淳厚同心戮力者似結朋黨嫉惡斥非者似擠異己故或以君子爲小人小人爲君子擧措失宜人心不服而欲亂民散矣人君誠欲得人爲政則必須先明心術以正權衡而心術之明係於學問此所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自格致誠

正始也伏願 殿下先務窮理正心端本清源以立
表準而觀人之際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取
其心存國事忘身格君者而舍其心營家業貪位慕
祿者權衡不差好惡得正則爵賞刑罰不必徧加于
境內而善者興起惡者懲創風行草偃化成俗美矣
殿下聰明拔萃寡慾清修不讓於古先哲王今日之
不治是 殿下不為也非不能也只在以國事加之
意明好惡愼擧錯而已臣等管見已陳梗槩而抑又
有一說焉臣等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雖老儒常
談而求之今古實不出此今以此說觀乎時事則無
乃氣乖而不和歟噫士類之愛君憂國者則遭遇
聖明志欲挽回三代而日循退墮政不成而時不升

故咸懷悶〻鬱悒而不得伸焉流俗之爵位高顯者
則不爲淸論所許每被指玷故雖處富貴而無芬華
咸懷憤恨疑懼而不得平焉至如朝紳之間所見不
同議論多岐莫能統一而東西之說未盡淸釋不能
洞然無間同寅協恭而未免相傾忌焉下至小民則
飢餓顚連老弱塡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愁怨之氣
上徹穹蒼上自朝廷下及閭巷少無歡心如上所陳
則和氣何自而生乎感傷天地之和以召水旱之灾
理勢之所必至也 殿下君臨一國作民父母其可
視而莫之救正歟此在 殿下一轉移之間耳 殿
下誠能奬拔士類任賢使能裁抑其過而誘掖其不
及與之共濟艱難陶成至治而若夫流俗士大夫亦

非有罪惡可廢棄者也只是循資歷階陞至大官而才不稱職耳 殿下亦宜待以忠厚使保爵祿而其間如有才能者則可以隨其器而任使之也若朝紳之不能恊和者則亦非有積怨相磨軋也只是見識不高疑崩未釋耳只宜洗滌東西使無毫髮痕迹而但觀其人之才氣而用之如是日久則自底和平矣朝廷既和賢能任事則政擧民安四方和悅而天地之和應之矣伏惟 殿下留神猛省焉臣等備員耳目之司當此側身之日才疎計短罔知攸濟寢不帖席食不甘味區區貢忠無以塞責無任戰慄屛營之至取 進止

第二劄

伏以 殿下以睿智之資守盈成之業乃無聲色之
蠱外絶遊畋之荒尊崇道學禮敬大臣好士以誠視
民如傷宜乎政擧民安風淳俗美天心悅豫瑞應畢
至而 臨御以來十有五年之間治效蔑聞世道日
敗三光失常水旱極備變異之作式月斯興方此惕
念勵精之日又覩白虹貫日之慘臣民驚懼罔保朝
夕妖不自作孼由人興 殿下亦嘗慨然傷歎深究
厥由乎臣等晝嗟夜唏罄竭愚衷敢獻一得伏惟舒
察邇言焉自古人君之善治者規模節目雖或不同
而其大要不過修身致賢舍己從人擇能授職委任
責成擧直錯枉信賞必罰如斯而已此數句者語其
狀則陳人腐儒之所能言求其實則英君碩輔之所

難行今　殿下修身之實則臣等未敢窺測請以朝
廷言之今日三公固皆人望士林期以霖雨者亦在
其間而迄未聞建明施設致君澤民大副一時顒若
之情則他尚何責焉大官練於涉世泄泄保位小官
習於應俗嬉嬉度日以數遷避事為良謀以勤身奉
公為愚計内而百司曠廢職務權委胥吏外而列邑
罔念撫字惟事誅求積弊沉痼清議痞塞馴致紀綱
頹弛人心換散饉飢荐臻四方處處食無年歲之蓄
兵無緩急之備風俗薄惡彝倫斁喪人事如此上天
安得而不怒哉此非臣等之言乃國人之言也非但
國人知之　殿下亦已洞照矣　殿下歷覽千古曾
有天工廢曠赤子失所四維不張而能免危亡者乎

身逢堯舜聖明之君目覩叔季衰亂之象豈獨臣等
太息流涕痛哭於下乎 殿下亦必深憂永懷浩歎
于上矣今日之勢非一朝發憤作氣之所能矯革也
急而無漸則人情駭動反桃厲階緩而後時則怠惰
因循坐而待亡轉移振作之機只在 殿下善推所
為緩急得中耳 殿下近日於辭令之間仁心藹然
羣下咸仰能推此心何政不成孟子曰徒善不足以
為政伏願 殿下擴充今日之心勿使為徒善焉竊
伏惟念 殿下一身是宗社之主百神萬民之所歸
也 聖躬康寧疹疾不作然後五廟賴以享群情賴
以定乃者違豫一國遑遑而因此 殿下動心忍性
有采薪悟則須剝之災轉作無疆之休矣豈非 宗

社臣民之大幸乎頃者 下教欲近良醫講求藥理
臣等仰覩 殿下為宗社自愛之盛心不勝感激欣
抃之至 殿下之自保乃所以保宗社也嗚呼孟子
論養心曰莫善於寡欲寡欲固是養心之術而保身
亦莫善於寡欲以 殿下之清修淵默其於物欲固
已澹然矣但血氣或虧聖賢所不免細行不矜大德
所由累伏望 殿下於燕閒幽獨之地益加涵養省
察之功以為修身基地而嗜欲必防飲食必節喜怒
必中言語必慎動止有方視聽有則欲既寡矣又閑
以禮寡焉以至於無使 殿下本原之地極乎誠立
明通之境則德何以不及三五壽何以不到期頤乎
既勉自修之功而曰以申警大臣使之董統百僚奮

熙事功旁招俊乂與共天職在朝之臣量才授官在
野之士盡誠加禮必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及今閑
暇修明刑政則天意可回民生可保矣古人有言曰
應天以實不以文古今遇災者孰不曰恐懼修省而
能應以實者千載罕覯夫所謂恐懼修省者非閉門
扃户拱手默坐而已必有改過遷善之實見諸政事
之間然後可謂應天以實矣嗚呼不慮胡獲不謀胡
成今　殿下已發求治之志矣必須收合群策擇用
中以成一代之政不可恬常守故架漏苟安使二百
年社稷日趨危亡而莫之救也近緣寒沍恐傷　玉
體久廢視事臣隣阻隔思慕日切伏望毎於稍温之
日不必進講而只接大臣臺諫近侍于便殿與之講

其

論修己治人之方挽回世道之策不滯近規恢弘遠啚則安知非今日之災異反為億萬年太平之休徵乎若論積獘當祛則雖不可猝然遷革亦當量時度力漸磨而進一年有一年工夫必以保民施教移風易俗為期仰荅仁愛之天心俯慰顧戴之民情不勝幸甚取進止

六條啓 癸未

我朝昇平已久恬嬉日甚內外空虛兵食俱乏小醜犯邊舉國驚動倘有大寇侵軼則雖智者無以為計古語有之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今之國事無一可恃敵至必敗言念及此心寒膽破況今釁源之寇非一二年可定若不一振兵威蕩覆巢穴則六鎮

終無寧靖之期今不汲汲圖治蓄力以爲後計而曰
循牽輔則豈特一隅之賊爲可虞哉竊恐意外之患
有不可勝言者臣本腐儒濫忝兵官夙夜焦思敢獻
一得而只陳梗槩其間曲折則必循面對細達矣其
目則一曰任賢能二曰養軍民三曰足財用四曰固
藩屛五曰備戰馬六曰明教化　所謂任賢能者爲
國有要君拱於上不勞而治者由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各效其誠與才故也今之授官固皆擇人而朝拜
暮遷席不暇煖雖欲察任其道無由雖以周召伊傅
之賢且才若今日授司徒明日除司寇則必不能成
績只奔走勞苦而已況非賢才乎今茲數易有二道
焉一曰呈病二曰避嫌欲矯呈病之弊則下教群臣

務實而不徇俗非實病則不呈辭間有托疾者隨現
糾治必病滿一旬然後始呈辭初度滿一旬然後始
許三呈若一司一員呈辭則他員不得並呈如有疾
病不得已並呈則必一司僉議入啓然後始呈如是
則可矯呈病之弊欲矯避嫌之弊則凡臺諫除人物
不合者外宜不以避嫌遞差　祖宗朝臺諫雖被推
不遞司憲府推考則下司諫院云人非堯舜豈能每
事盡善今之大官被推行公者別無傷於廉恥而獨
於臺諫必責以聖賢毫髮錙銖之失必至於遞耳目
數易公論靡定固非為國之體而因此遷移他官亦
至數遞廢績之敗職此之由臣意請考故事復臺諫
被推不遞之規然後可矯避嫌之弊矣但數易而失

其任與久任而非其人同故於不治自今大小之官
不拘常規廣收賢才務在人器相當而若大官之除
必詢問大臣而擇差苟得其人而任信之則毋使浮
言搖動然後庶有任賢使能之實矣　所謂養軍民
者養兵以養民為本不養民而能養兵者自古及今
未之聞也夫差之兵無敵於天下而卒僨其國者由
不養民故也今之民力已竭四方騷騷日今有大賊
則雖使諸葛坐謀韓白領衆亦無如之何矣何者無
兵可調無粮可食雖智者豈能為無麪之不托乎此
由諸色軍士苦歇不均歇者稍保而苦者必逃逃則
侵毒一族展轉蔓禍甚至於一村皆空故也臣意別
擇賢能設局委以軍籍推移苦歇式均其役而軍士

逃亡過三年者則更括閑丁以充其代必使諸色軍士皆得支保而無侵徵一族之患則可紓軍民之力其他休養生息之規則設局之後任事者可以講究矣至於訓鍊之術則亦待養民然後可議也　所謂足財用者足兵以足食為本百萬之兵一朝可散者由無食故也今之國儲不支一年真所謂國非其國者也上下昭見此患而只諉之無可奈何不思生財之道倘有大賊自南自北衝突而入則以何物為軍粮乎國儲之日縮有三焉一曰入寡出多二曰貉道收稅三曰祭祀煩黷入寡出多云者　祖宗朝稅入甚多而費用不廣故一年必有贏餘如是積年至於紅腐勢固然矣今者一年之入不能支一年之出而

權設曰濫冗官太多每以宿儲供經費二百年積累之國無一年之蓄者誠可痛心臣意量入爲出盡革不急之官無益之費而典守之官嚴明規畫不被偷竊然後庶不至罄竭矣路道收稅云者古者什一而稅公用不乏而民亦無怨 祖宗朝以九等收稅設法非不詳密而行之既久吏急民頑每以給災爲要譽之資今則以下之下爲上之上而一國之田不給災者無幾國用安得而不匱哉勢至於此雖守令之賢者不被不給災者以民生日困徭役多端若不解倒懸而只以不給災爲不負國則赤子尤不能支仁人君子豈能忍之計乎爲今之計莫如改定貢案使田後減其十分之七八然後可量宜加稅以裕國用

也不然則公私終無足用之時矣祭祀煩黷云者古之聖帝明王孰非大孝而祭祀以不黷為貴宗庙不過月祭而無原庙自漢以下始設原廟已非古制展轉承訛至於日祭則其黷甚矣國家於宗庙各陵幸朔望祭於文昭延恩殿行三時祭此固出於 祖宗追遠之誠孝而比於唐虞三代聖王之制則難避煩乱之戒矣祭祀主於誠潔而文昭延恩兩殿日上三祭故主者心怠狃於尋常饌物器皿熟設不精洗拭不淨不誠不潔神必不顧帝王之孝豈在於此古者年凶則量減祀典況今擧國無儲非止年凶而已豈無變通之道乎臣意惟 宗庙依前祭以朔望而各陵則只祭以四名日文昭延恩殿則只行日祭而廢

固

二時之祀夫如是而齋心潔誠極其誠虔則於帝王之孝少無所損反為有光祭需之費可減三之一焉祖宗之靈於 聖上恢業拓基之誠孝有所感動而益享苾芬之祀矣 所謂固藩屏者京師是腹心而四方是藩屏也藩屏完固然後腹心有所恃而安今之四方郡邑無不殘弊而監司數易民不知道主之何人設使暴寇出於不意風馳電擊則監司雖欲會卒節制民不相信令不素行安能有所為乎此必敗之道也臣意請合殘弊小邑為一以紓民力選擇監司而久任之使以恩威著於一道而民素信服則平時可以休養緩急可以禦海藩屏既固則國家有盤石之勢矣或以監司之權太重為疑此則不然中朝

之任監司莫不率眷而久任者或十餘年未聞以此
實其權重也況今兩界之任不過二十四朔他道不
過倣此而已二年之間寧有自制一道不從朝命者
乎既擇其人則權重之患非所慮也　所謂備戰馬
者今之國中戰馬最貴儻有調發軍馬之事則只用
步卒而已彼騎我步何以相敵今之島馬有籍而無
其實歲損月耗假使不至故失散處諸島無異野獸
緩急無以為用臣意京外武士善騎射者試其才取
其優等者使往牧場本道都事及本邑監牧官同監
司武士就場中自擇壯馬之可合戰用者以入格之
次分給而錄其毛色大小高低尺寸之數為三籍
一上于兵曹一送于司僕寺一留于本官使之善飼

自騎每年終京則司僕寺外則本邑察其肥瘠以行賞罰若馬斃則告官檢馬屍若死於五年之內則量徵其價若死於五年之外則不徵其價臨事變則拔籍收取以為戰馬若其人從軍則許令自騎如是則雖馬不籍於無用臨戰有馬矣至如廣買唐馬胡馬亦以此法分授武士則業武者不患無馬而國有緩急之資矣

所謂明教化者傳有之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假使足食足兵苟無仁義則寧有維持之勢乎今之風俗澆惡義理都喪者固出於飢寒切身不顧廉恥而亦由教化不明無以振起綱維故也吳起一時之雄耳其言尚曰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

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又
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
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吳起猶有此說
況今 聖王為國豈不念教化之為先務哉：之
民一朝不可遺教當自教冑子始臣意太學及四學
之官先擇其人使教士子而外方郡邑之校官雖不
能盡得其人亦宜別為規畫以興起儒風漸及於民
俗不宜置之無可奈何之地而已也

栗谷先生文集 劄子

玉堂論乙巳僞勳劄第一 庚午

伏以叛逆天下之大惡也其爲人也必誅其在法也罔赦凡爲臣子者生當爲不共戴天之讐死當結萬世同憤之怨嗚呼苟非亂臣賊子之徒則孰敢有一毫庇護逆臣之心哉惟其叛逆之名出於誣罔衛社之號生於樂禍忠賢陷叛逆之罪兇慝錄衛社之功故萬姓不敢言而敢怒怨憤之氣徹天徹地焉耳今者衆怒之積如久壅之水不決自潰公論之發出於國人不可沮遏則順輿情定國是正在今日而自上留難至此者良由 殿下於姦兇之情狀尚未洞照只求其名不求其實耳臣等雖已陳達猶未詳盡今

請泝其源而極言之在昔 中廟末年 仁廟在東
宮而尹元衡兄弟與尹任構隙衡恣日甚於是有大
小尹之說識者已知其爲禍胎矣元衡與李芑等潛
謀秘計無所不用其極只爲報怨之術不顧 宗社
與亡 仁廟即作元衡等乃造不測之飛語欺罔文
定驚動 明廟每以爲大禍朝夕將起當是時也文
定深居內殿 明廟方在沖年外間之事何由灼見
然不能不動於邪說而尹任叛逆之名肇於此矣及
仁廟大漸丁寧授受 明廟以嫡統介弟入承丕緒
天命人歸名正言順如白日中天億兆咸覩孰敢有
一毫異議於其間哉只緣元衡與李芑等挾憾煽毒
將殲善類敢爲無根之說搖動宮掖脅制朝廷尹任固

為机上肉而柳濯柳仁淑皆與李芑有嫌故俱得大罪猶未敢加以叛逆之名鄭順朋以陰譎叵測之人欲為大利誣飾進疏敢欺君上于白日之下兇謀既逞大禍斯作夫以尹任麁鄙無狀濫侍宮禁之罪誅之固不足惜而叛逆之事實無形跡罪非其罪矣況柳濯之盡心事國柳仁淑之好善愛士者豈有毫髮疑二之端哉尹任既死無可推問林百齡知尹任之倚李德應輕躁怯弱可怵以威遂誘脅百端約以免死彼德應之愚妄冀其苟活胡言亂語莫見端緒羣奸捃摭其稍涉不道者定為叛逆之律此以一人之亂言斷其大獄也夫三人之罪誠是叛逆則當推鞫得情明示典刑夫誰曰不可今也不然始則或遞或

罷次竄謫次則賜死終則梟首夷族不問其情不取
其服自古未聞討叛誅逆之舉迂回不明若此其甚
也至於罹之被訊也酷加慘刑極其慘毒獄不勝其
苦欲誣服速死而不得其說推官教之乃得取招飄
賊之死出於金明瀧之讒口壁書之禍生於鄭彥懋
之毒手忠州之獄始於同氣之鬩墻成於元虎之鍛
鍊紛紛告變者不知其幾此由司蔽君上羅織忠賢
冤痛極天舉國之人莫不知之故元虎恐其奸狀發
露欲以戕殺之威鎮定國人於是貪功嗜利之徒胥
肯生事此所以告變者接踵而善人無孑遺矣彼誠
叛臣也則既誅之後人所同惡衆心帖然矣奈之何
清議日沸人情不服必大加誅戮芟刈士林然後惟

能鉗制萬夫一談之口使之不言耶夫以 明宗大王之恭儉愛上少無失德而臨御二十餘年天心未豫災異荐臻水旱極備癘疫頻作日月薄蝕星宿騁惟盲風惟雹暴發無時桃李冬華山冢崒崩其他虹霧雷震之變草木昆虫之妖史不絕書迄于 殿下變惟尤酷殆無虛日夫孰使之然哉豈非大冤未雪傷和召沴以至此極哉 明廟末年天誘聖衷惕然覺悟漸啓伸雪之端弓劒忽捐睿志未就垂簾之日克遵遺意人皆引領而望庶見天日還昭而霈恩中止此亦機會未發而然耳今則擧國之人同然一辭願雪忠賢之冤願食奸兇之肉此豈非辨誣誅奸之一大機會乎 明宗末年覺悟之意皎如日星慈聖

垂簾伸雪之恩益如春和在今 殿下不過遵先志
奉慈裏以終其事耳何所未燭而遲疑至此乎嗟呼
廟堂老成之相孰非先王之肱股乎朝著夙夜之賢
孰非先王之臣子乎先王仁深澤厚臣庶感戴有如
天地父母一朝鼎遐攀號莫及喬山宿草淚痕終晞
若使乙巳之人稍有可疑之跡則今日為何等時而
乃欲伸雪如此其汲汲耶為人臣子者乃捨從此不
忘之先王而欲施叛臣地下之朽骨天下之理寧有
是耶若 殿下終閟俞音則此以叛逆待乙巳之人
也乙巳之人實為叛逆則是今日滿朝衣冠摠汚黨
逆之名舉國之人無非亂臣賊子之徒也豈不痛哉
豈不苦哉此臣等所以不勝太息流涕繼之以痛哭

也曰今公議否塞人心恟懼如沸如羹罔有攸啓今日之勢若非盡雪無辜悉削僞勲則終無以鎭慰衆情肅清朝綱而是非未定倚伏無常國之存亡未可知也噫奸兇威脅士林動輒構禍者爲日已久削勲二字人不敢出諸其口豈非積威所刼心膽墮地而然哉大臣引而不發兩司言而未瑩臣等忝在論思之地亦不免趑趄懾嚅今始盡達臣等之罪大矣伏願 殿下深思決斷先責羣臣以不能盡言之罪然後渙發俞音乙巳以來無辜之人悉復官爵還其籍沒奸兇之輩悉奪官爵因削僞勲告于 宗廟社稷與一國更始上以紓先王未伸之志下以雪羣賢九泉之寃毋使一國臣民盡汚黨逆之名宗社幸甚生

民幸甚

第七

伏以寃痛不可不伸凶慝不可不誅僞勳不可不削舉朝力爭久而益激天聽邈然峻拒日甚反覆思之未曉其故豈不以辭不盡言言不盡意以致天鑑尚未洞照而然歟臣等請枚擧當時之事明其誣罔之實伏願 聖明試垂察焉當初搆禍之時尹元衡簧鼓邪說欺罔文定下容旨亦不顯言叛逆之狀鄭順朋李芑休百齡等陰囑兩司欲罷尹任柳灌柳仁淑而兩司長官閔齊仁金光準則欲隨其指囑其他臺諫持正議不撓於是凶黨相顧罔知所措林百齡乃倡古遠之謀夫叛逆天下之太變也當聲罪致討使

人心曉然知其極惡罔赦可也安有潛謀秘議陰囑
兩司之理而臺諫亦人臣也安有食人之祿而欲護
逆臣之理乎此其爲誣罔之證一也忠順堂入侍之
時李芑進言曰尹任多有不自安之心柳灌柳仁淑
亦有形跡同議其罪竄任罷仁淑遞灌被誠叛逆則
李芑於任等有何畏忌而不明言其叛狀乃以不自
安有形跡爲辭乎此其爲誣罔之證二也大禍之作
專出於順朋之一疏疏中誣飾無所不至而今按疏
辭則論尹任之罪者不過丁酉之事也且順朋旣知
任等不軌則何不於忠順堂悉陳之而追疏如此乎
忠順堂入侍距上疏之時只隔六日六日之間旣罪
之人乃謀不軌乎此其爲誣罔之證三也元衡旣以

飛語熒惑文定而又造謗書以誣恭懿至今臣民尤
不勝痛骨之至惟我恭懿王大妃聖神之能任姒之
倚尹任縱有奸計於懿王大妃當不顧私親衆義討
賊之不暇安有反秘免謀與之交通之理乎此其爲
誣罔之證四也凡定罪之時雖雜犯死罪必窮推得
情結案取招然後乃正典刑況治叛逆之賊乎任與
二柳之死也不問其情不取其服此不過速殺掩口
以秘其邪術而已此其爲誣罔之證五也瑠之逆名
始於尹元老之亂言當其時也 中廟在位 仁廟
在東宮尹任雖無狀豈有捨此二聖而豫附他人之
理乎且瑠年長於仁廟十四年豈有以瑠爲仁廟嗣
之理乎此其爲誣罔之證六也當仁廟大漸之時尹

任之入侍大内固有罪矣但當日正統之傳無毫髮
異議若使尹任欲行奸計則宮中耳目不爲不多豈
無形跡之可見者乎傳授之時既無異議而乃以德
應之誣服斷以叛逆並及無瑕之兩柳乎此其爲誣
罔之證七也治逆討叛王法之至嚴者也當據大義
以訊其情安有潛行誘脅以取誣服之理乎德應之
被訊也林百齡甘言于外宋世珩詐泣于内使愚昏
之人信其利口欲以陷人之功苟免其死此其爲誣
罔之證八也許磁閔齊仁初附奸兇欲取富貴而及
其羅織日熾鍛鍊日酷以錄僞勳之後自知不免小
人之故方始悔悟漸與奸兇不合遂淂重罪齊仁則
至於削勳兇黨之中亦相矛盾況一國之公議乎此

其爲誣罔之證九也李彥迪權撥皆仲救任等者也
堯黨以二人並錄于勳籍者欲援引名賢以欺士林
也撥之錄功乃在書啓之後尤爲無理安有仲救逢
賊而得參勳籍之理乎小人之欲借重於君子者於
此可見矣二人之錄勳固非本心而守正奮忠仲救
不已竟陷奸穽幾至赤族朝錄其功暮治其罪錄之
削之惟其堯聽此其爲誣罔之證十也沈連源素不
與於邪議而元衡等乃曰必以連源並參功臣然後
勳籍乃固連源心恥其非外畏其禍不敢力辭錄功
還家與其妻相對而泣夫衛社之勳果實不虛則安
富尊榮自有山河帶礪之固何必強援外戚爲長久
之計乎此其爲誣罔之證十一也堯戚雖酷清議不

滅街巷之間言或稍正則輒加以庇護逆黨之名至
於柳堪只以武定寶鑑不必印著之語流謫遐裔幾
死復還夫好善惡惡國人之所同然也何必以滛刑
鉗制然後乃息國言之囂囂乎此其爲誣罔之證十
二也陳其大槩雖止於斯其他可證之實難以悉擧
天地神祇昭布森列臣等雖無狀待罪近密之地安
敢以一言一辭上誣天聰乎 殿下欲拒公論而不
得其說乃以姦兇所爲誘諸先后又以瑠之在逃爲
可疑臣等請明其不然也曾參之不殺人其母灼知
而告者至三則不免投杼文定王后當主少國疑之
際處分國事其芭桒之計宜無所不用其極而灌等
之見信既非曾參之比姦兇之侵潤膚愬者不止於

三入則文定之被欺固其理也若以此故答於文定
則豈不痛甚乎文定在天之靈亦必有未安之懷矣
殿下何爲發此言乎瑠之在逃則非他計也元老之
揑造惡言固非一日而尹任既誅則瑠之必死雖三
尺童子亦可知也知其必死而順受正命者士君子
之所難也豈可以此責之於一無識之宗親乎哀況
既已飛語成罪又以誣服定律瑠之誅戮亦可悲也
日今天災時變近古所無而擧國洶洶同有腹面臣
等之竊識不已者不特爲人心世道計也欲爲先后
洗其被欺之着欲爲先王雪其同盟之辱欲爲恭懿
殿伸其受誣之枉 殿下雖不念人心之潰散世道
之毀敗獨不念先后先王及恭懿殿乎伏願 殿下

更加三思焉

第十六

伏以臣等伏覩 聖批曰大臣之言猶且不從况其下者乎臣等不勝缺望之至自古人君之拒諫固非一端大要不明是非而莫適所從耳是非苟明則未嘗有捨是取非自趣亂亡者也其言是則蒭蕘之言不可不擇其言非則卿相之言不可苟從今日之事若 殿下不明是非也則當親問大臣臺諫反覆論詰期於皈一可也不當先以不允之意確定于中不問是非只爲牢拒而已也嗚呼國人之情畢達于冕旒婦侍之讒莫干於天日 殿下何所取信而必使是非倒置乎頃者伏覩 聖明答翰苑之批曰謀叛

之狀衛社之功皆在於武定寶鑑若然則　殿下之
所信只在武定寶鑑而已夫續武定寶鑑者姦兇之
同聲母惟其經飾羅織成書無有餘巧自謂無假可
指可傳萬世者也雖然今見其書罅隙百出難掩其
偽適足為識者嗤笑而已古人有言曰直者據筆不
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
假辭於子貢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
於
之口無一可憑信乎斯言也臣等不拔他說請以武
定寶鑑所載明其虛偽伏願　聖明試垂察焉當時
忠順堂入侍之日李芑進曰尹任多有不自安之心
柳灌柳仁淑亦有形跡洪彥弼曰任可竄仁淑可罷
灌可遞衆議皆如此申光漢曰危疑之際不可不鎭

定人心任等之罪皆可斟酌李彥迪曰事必先明正
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彼三人者誠是謀叛則順朋
等何不直言而先漢彥迪伸救若此乎自古未聞誅
叛討逆而禍及士林者也此其爲虛僞之端一也越
二日加罪三人之時順朋曰任包藏禍心罪固不赦
若至依律恐其太重灌與仁淑陰附尹任謀危宗社
其罪極重而事涉曖昧恐不可以一律斷之夫包藏
禍心謀危宗社者極惡大罪在法罔赦春秋之法尤
嚴於治其黨與則順朋於彼三人有何愛惜而救護
如此乎此不過搆造虛言驟加大戮則人情駭怪莫
可鎭服故欲以浸潤之術漸致重典耳此其爲虛僞
之端二也權撥社稷之臣也書啓之辭皎如星日

非文定以慈愛扶護則事且不測矣懿（恭）之塞淵寧有
交通尹任陰開兇謀之理乎此其為寵倖之端七也
順朋之疏既上定罪二人之時林百齡曰三人自懷
疑懼反有患失之心其漸將無所不至百齡既參元
勲得炳幾之秘則三人不軌之狀宜無所不知而何
不明言其叛狀而乃以患失之漸為辭乎人臣之患
失雖曰有罪若悉取世上之鄙夫而誅之曰汝有患
失之心將無所不至則世上之人得免叛逆之罪者
幾希矣此豈理耶此其為寵倖之端八也錄功之時
或以告變或以入告或以承旨或以史官此則有言
可執矣至如尹元衡韓景祿林九齡萬年尹敦仁崔
彥浩鄭礩中彥汪等一事不載一言不現而乃參勲

籍何耶此不過或以潛通宮掖或以交結奸宄而已誅討叛臣若是實事則元衡等之所為無非出於憂國之誠心何不顯錄其事使後世曉然知其為大功耶惟魑魅鬼蜮之謀罔聖欺明不可示於後世故錄其名而闕其跡此其為虛偽之端九也金命瀏貪功樂禍希旨生事誣啓岏瑠之事拖生大亂之階夫三人若有推戴岏瑠之謀則順朋之䟽面對之時何不一言及此乎三人既死無可推問之時乃造無形之跡此其為虛偽之端十也安世遇誘貪任家之老婢以中姦宄之欲以遂徼幸之計乃曰若問毛麟則情狀可知夫世任雖無識非不辨菽麥之人也謀叛莫大之事也乃與老婢相議乎此其為虛偽之端十一

也世道又曰任陰謀秘計鄭淑儀婢內隱難知之此言尤爲無理謀反之計雖父子之間不敢輕說鄭叔儀婢內隱難於任爲何如之人乃知任之陰謀并具他從伊玉梅香頓一之類皆迷暗女子也任非病風喪心任言亂走者也欲擧大事而乃與此等女子說其懷抱乎此其爲靈驗之端十二也羣凶所恃而難者只在李德之洪而今擬洪輔自相乖戾者甚多蓋緣從前元生胡亂說道故也今擧其一二則德應曰任爲自上凡事皆議決於大臣吾門可保五六年無事又曰大行王昇遐後大王大妃遣內官勸粥於任及汝弼任曰我病入內必以我爲不測而終無異意傳任于 主上是必感喜而然也心甚自安

又曰任欲通於灌仁叔而臣曰安知灌仁淑以父爲
無狀而反害父也任曰果然如此等說或以君任爲
心甚自安或以灌仁淑疑任之無狀則所謂與灌仁
淑共謀者何其懸絶耶且只稱其共謀而終不能言
共謀之爲何事則可見其誣服也此其爲虛僞之端
十三也假使三人共謀不軌必有實跡辭證故一然
後乃可依律定罪今也不然王梅香之供則曰瑠到
任家任坐庭中語瑠曰汝當立矣從伊供則曰七月
初三日任謂興義曰欲立鳳城君興義供則曰 仁
宗大漸時父任言鳳城君若以問安入內卽使傳位
則孰能禦之瑠之供則曰任欲議請朝廷封 主上
爲上王將立臣或鳳城矣然後各人之招互相逕庭

一至於此尚可謂之辭證歟一乎此其為虛僞之端
十四也奸兇手自粉澤之書其謬妄乃如此雖欲信
之不可得也況當時目覩之人孰不懷憤含悲欲言
而未言乎今之卿相多有目覩者而　殿下不信其
言乃信奸兇所造之書抑何意耶姦兇一時之說可
以取信於後世則是司馬光永為姦黨朱子永為僞
學唐之羅織經可為用法之程式矣天下寧有是理
耶嗚呼文定扶翊聖主欲定邦家其好生愛士之念
寧有紀極哉其教曰予之欲定人心豈偶然哉又曰
不欲傷人是予本意生禍士林非所疑也以此觀之
文定好生愛士之本意昭然可見惟是元衡順明李
芑百餘等左蒙右蔽前遮後擁必使日月蔽光乾坤

晦盲而後已奸凶之罪擢髮難數今若不削此勳不焚此書以暴先后之本意則天下後世將以血肉士林濁亂邦家為先后盛德之累矣臣民罔極之痛窮天地而未解也　殿下獨不念及於此乎伏願　殿下取武定寶鑑參以臣等之言反覆相證臣等之言若有差謬則當伏欺罔之罪如其不然則快順輿情以定是非不勝幸甚

陳弊劄　校理時

伏以國家之所以維持者賴有紀綱紀綱之所以整肅者在於守法有法不行則紀綱必紊頃者聖教加特旨於小臣使不解官而覲省外祖母若父母之比臣之所不忍為也嗚呼臣之愛祖母不若祖母之愛

臣秋初上京期以速還而貪戀　聖恩至今未歸以致祖母憶念成勞晝夜涕泣氣力既盡精神又耗昨者見書則丁寧反覆者不過願於生前相見而已小臣學術淺薄計靈跡淵在朝而癏官素餐既不足以為忠矣今若愛惜爵祿不時歸覲遂成死別永為終天之痛則又不能以為孝矣忠孝兩失則將何以自立於覆載之間乎今臣欲承命受暇而去則常典決不可創設也欲循例謝病而去則恩命亦不可虛棄也進退維谷無地措躬夙夜腐心終無善策伏願殿下遵守成憲矜悶至情還收特許覲省之命只遂臣職使於生前相見公私幸甚屬茲側身之日大開不諱之門求言之教既下四方必有響應者矣小臣

世受國恩歷忝近侍愛君一念倍於他人今當遠離
其可無一言以退乎伏覩 殿下以聰明睿智足以
有為之資當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時臣隣聳動黎
庶顒望而治不師古致多踵弊迄今不見上應天心
下答民望厥初如是則厥終如何日今非常之災慘
酷之變疊現層出上天之仁愛 殿下必欲其驚惕
振奮者其亦至矣延訪訏謨以革弊政斯其時矣未
知大臣設何策而自上用何計以盡弭災之道乎抑
臣私憂過計則災莫大於人謀不臧而天變次之天
變之可駭可愕者則已昭示國人震驚 聖衷矣人
謀之不臧則臣請歷言之人心沉於痼疾而仁義荒
廢士習騖於仕進而廉恥掃地以致朝廷之上舉錯

失宜好惡不公不務辨別邪正而徒以恥言人過為
保身之良謀不務振起治道而徒以遵守近規為治
國之要道慷慨建白者目之以浮薄喜事慕古傷今
者斥之以不知時務惟知瞻前顧後畏首畏尾以苟
保爵祿而已至於億萬蒼生陷於塗炭則置之相忘
為
之域環顧朝臣孰啟　殿下任其治亂之責以盡其
誠與才乎譬如龍驤萬斛泛于中流而無一人任其
操舟之責風浪驟至其免淪胥之患乎嗟呼羣臣之
不念大計只固其位者雖無補於邦國其各自為家
計則得矣若宗社安危是　殿下家事也　殿下獨
不自為家計耶朝野方以二帝三王望　殿下而何
其因循姑息一至此耶　殿下資非不美也欲非不

已

寡也權綱非不捴攬也 殿下之不治不為也非不能也奈之何仁義王道付之空言弊政痼習比之成憲尚不奮發大志以慰輿望耶小臣不避雷霆敢竭愚忠謹以弭災之策仰塵睿覽焉道學不行善治不作者今以數千年矣固非一朝所可猝變然拱手熟視無所更張則終無可變之時矣伏願 殿下堅定聖心以先王之道為必可行躬行仁義以為表率發號施令一遵古制正始大體務求盡道且命三公頻坐于議政府以會六曹之官凡經席所奏章疏所論涉於革弊救民者悉下于政府且令朝官及士庶如有所見悉投書于政府與該曹商議令日革一弊明日又革一弊要以至誠救民為務以積弊盡革為期

此其為弭災之策一也言路開塞興亡所係而　殿
下從諫漸不如初近臣時務之疏責之以過越耳目
癉惡之章斥之以浮言士氣不揚公論鬱抑如是而
求言四方四方之士孰有為
殿下盡言者乎伏願
殿下擴乾坤之量昭日月之明樂善以誠舍己從人
咨循具僚酬酢如響使在朝之士務盡其情有懷必
吐然後四方之善策乃集于朝廷矣此其為弭災之
策二也俗習卑下惟知附勢不顧笑罵近有一種議
論盛行於時曰國舅之出是非乃定嗚呼堂堂聖明
方親庶政老成尚道典刑猶在而趨附之徒乃欲委
政於國舅是何人心之薄惡一至於此耶自古明君
誼辟何嘗有委政后族而能保治安者乎自上若有

左右姻戚之意則觀望謟諛者鋒起蟻附雖以 殿
下之明亦不能制矣且國家求婚必擇世家世家族
盛賢否雜糅若不痛繩以法則恣橫之弊勢所必至
伏願 殿下信任仁賢旁求俊乂以共國事而戚里
之人一切不授權柄賞罰付之有司彈駁委之公論
無有一毫係戀之私此其為弭災之策三也西北二
方無異空虛之墟脫有緩急無計可施二方之中北
方尤甚無民可守無粟可食講求善策只有得人而
已伏願 殿下議于大臣若邊將未得其人則斯速
易置已得其人則別賜教書詢以應變之策許以便
宜從事不自朝廷遙制使盡其規畫而朝廷之政一
以保民內治為主然後庶無一朝土崩之患此其為

弭災之策四也乙巳羣奸斬刈上林以錄鳥歟神人
同憤者二十餘年而公論尚未蔑者以　殿下前在
藩閣之中故也今者聖政維新百為歸政則掃蕩奸
究之窟穴扶護國家之元氣不在今日乎伏願　殿
下勿為已定之說所蔽勿為紹述之論所誤奮決乾
斷昭示天威悉削偽功追罪奸黨以此告于　宗廟
社稷與一國更始此其為弭災之策五也天意玄遠
雖不可測降格示威必有其應應之速則其禍猶輕
應之遲者尤可畏也所謂恐懼修省者不在於言語
而在於實旁豈可守故循常無大處分乎漢臣劉陶
向
有疏曰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
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此真今日之藥石也小臣

進言自知任僭而事急不能安言心痛不能緩聲伏惟 聖明垂察焉

玉堂劄 癸酉冬

伏以 殿下以聰明睿智足以有爲之資値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士汚大道之行民望至治之澤七年于茲而天心未豫變異荐臻水旱不調稼穡卒痒星妖不滅雷作不時徂於遇災人不驚懼上穹仁愛豈無所警今以人事推之紀綱者有國之元氣而紀綱掃地百姓者有邦之根本而百姓失所紀綱掃地故百僚怠官先私後公朝還暮除專事餔啜職分所爲置之度外是非混淆無所取正大小渙散無所統攝矣今雖下徒法不行政事日紊無端緒可理焉百

姓失所故飢寒切身不顧禮義急於逃役則父子不相保族隣之苦毒遍區宇放於爲惡則法令不能制綱常之變接踵而起弱者塡於溝壑強者起爲盜賊以致邑里蕭條居閭卒荒兵擁虛簿糧無儲昇平百年之餘不幸而有潢池赤子弄兵於境內嘯聚山戎梗化於徼外則外無干城禦侮之托內乏伏節死義之風土崩瓦解之勢昭然在目 殿下守祖宗艱大之業觀時勢危難之漸寧無惕然警省思自振發之志乎昔者唐文宗曰朕讀書恥爲凡主諸葛亮戒後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引喩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夫以同凡主文宗尚以爲恥妄自菲薄後主尚以爲戒今 殿下英資睿質卓冠百王欲爲堯舜可踵唐虞

欲為湯武可紹商周奮庸熙載亘無所不能而奈之何退托不斂以杜責難之路膠守近規以沮復古之議罕接儒臣禮嚴言簡而無講論治道之益牢拒公論蔑露英氣而無虛受弗咈之量名為遵守成憲而北司之日盛實非祖宗之舊規號為安民補邊而豈儲之擴米實為內需之私用命德之器濫加微勞而賞無以勸善普霑之恩偏施同氣而惠無以感人當今　殿下之責在於振紀綱安百姓紀綱之振由乎立志百姓之安係於革弊前論數事皆非所以立志革弊之具也　殿下才非不高也學非不博也權綱非不總攬也是非、不洞照也　殿下之不治不為也非不能也嗚呼弭天災致人和挽回世道之機在

惟 殿下之一心 殿下誠能一朝覺悟奮發大志
快從公論明示好惡規責大臣勉興事功赫然日新
雲行雨施則仁者欲行其道智者欲盡其謀才者思
效其能勇者思致其力在官者淬礪自勗在野者拔
茅彙征將見衆賢輻湊群策畢陳紀綱不期振而自
振百姓不期安而自安太平之治不日可覩矣 殿
下雖禁而莫之爲耶嗚呼難遇者時易失者機今
殿下命行鄉約而國人皆以爲 殿下將與至治延
頸拭目以觀 殿下之施設此實可爲之時可乘之
機也今若因循舊習無所改革則斯民失望鄉約旋
廢而大學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者不幸而近
之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臣等之愛實同於此伏願 殿下留意焉

玉堂劄 乙亥

伏以 殿下英睿夙成好善愛士踐阼之初中外顒若佇見至治而數年以來志勤道遠政化不成紀綱解弛彝倫不行風俗日薄民生日困災異之作習於耳目忠讜之言歸於文具顧瞻四方蹙蹙靡騁豈特臣民絶望於太平哉 殿下亦必自傷為季叔之君矣雖然臣等之意則有不然者自古繼序之君委靡頹墮不能振發以壞基業者觀其氣質類多昏庸不曉事理故仁義之論視為高遠流俗之談比諸典常垂衣拱手坐而待亡耳千載以來未見才智拔萃有如 殿下而因循荏苒日趍亂亡者也有翼不飛飛

翹
則衛天有所不鳴鳴則驚人日夜撓首以待 殿下
惕然覺悟之日久矣近日慈聖之喪 殿下以天性
之孝秉自盡之禮哀戚之誠感動遠邇一國臣民莫
不拭淚延頸曰吾王之孝卓冠千古孝爲百行之本
將必推是心典學誠身仁民愛物以陶至治豈止於
盡情喪制而已哉顒君之望復盛於即位之初嗚呼
殿下覺悟日新之幾會歟古之帝王居喪致孝者如
魏文帝宋孝宗史不多見後世稱美而不能善推其
所爲故孝行雖若敦篤而治效不能復古不過爲魏
文而止耳宋孝而止耳此特匹夫之孝也豈足爲帝
王之孝哉必也善推是心進學修德立愛惟親立敬
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功光祖宗業垂後裔然後

可謂帝王之孝矣今　殿下於喪制一節孝則至矣第未知將擴充是心以全帝王之大孝耶抑只守一節追踵魏文宋孝而已耶如欲只守一節則非臣等所敢知也誠欲擴充是心以全大孝則立志不可不篤進德不可不勇推行不可不慎保躬不可不重所謂立志者必奮然振起大有爲之志洗滌循常守舊之習不作漢唐以下摸㨾必與致世如三代之隆然後儒者之言入耳而弗拂俗論之味交至而不惑矣所謂進德者專精學問必下實功親近儒臣講明道義居敬窮理并進不已堯舜之行爲己矩規非禮之事絶於身口然後聖賢之言不爲空言允德之脩日躋罔覺矣所謂推行者身心所蘊發爲政事政事一

差便見君心之不正必也施為舉錯粹然一出於天理無一毫人欲之雜一號之下一令之出莫不悦服人心使四境徧動以至岩穴之士彈冠振纓願立于朝然後衰世可昇大猷薄俗可回淳風矣所謂保躬者心者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得其寧然後心得其養心得其養然後性得其全是故聖賢之學既知其志又養其氣使血氣充完真元不耗以助養心之功其勢不得不然也孔子大聖而慎乎疾程子大賢而戒忌生此豈區區為延年益壽之計哉將以養心而全其性也況人主一身負托甚重一身失寧便為宗社之憂尤不可不自重也今 殿下立志之篤進德之勇非臣等之所敢聞也第以推行一事

言之當此臣民仰覩日月之際施為舉錯不能務順
天理宮府不見一視之公寵擢或出人望之外爵賞
未免猥濫之失臺諫所爭一向違拒又不明示聖意
使羣下茫然莫測而其間決不得不從者亦留難引
日不卽決斷公論不伸士氣不振似此政令恐未可
以大慰人心以基治平無乃 殿下立志或有所不
能致其篤進德或有所不能致其勇乎嗚呼 祖宗
艱大之業不可不扶其危 殿下清粹之質不可不
得其養末俗不可不極民望不可再缺 殿下燕居
深思則必不以臣等之言為過計之憂也至於保躬
一事則臣等仰恃 聖明高見卓識必不膠守小節
以傷大孝第以還元丹不進之教觀之則無乃 殿

下或未免致意於一節以忽 宗社大計乎疾病之作其幾甚微中氣之虛百慮所萃今若失其滋養遂至成疾則雖日親醫官日進藥餌恐無補於已傷之玉候今日臣等所憂莫切於此伏望 殿下奮發大志進德修業仰念 宗社保養玉體推之政事一循天理以啓東方萬世之治不勝幸甚

司諫院請勉學親賢臣劄

伏以爲學在於涵養本原變化氣質爲政在於盡己推誠倚任賢臣涵養之功不密則變化之術末由盡己之誠不至則倚任之道不成恭惟 殿下聰明恭儉未見失德而世道日降政治不興豈特群臣歎悶而已哉 殿下亦嘗慨然發憤屢形於言矣第微而

響大形靜而影動必無之理也今日之弊豈可不深究其究哉　殿下於燕閒之中潛寂之際其亦念及於此乎不念則已苟或念之則豈宜付之空言不施實功也　殿下學問庶幾高明之域而涵養變化之功則未之聞也何則欲矯氣質之病者必先考病根之所自然後以克己為治病之藥故先儒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殿下氣質臣等未敢窺測第以見諸辭令者言之逆耳之說纔進則訑〻之色輒發是受善之量未弘也涉內之事著外則遮障之辭轉嚴是偏繫之私未去也爭辨之語稍激則理奪之言不從是好勝之癖未醫也三者　殿下氣質之病必須涵養而守之於靜克而治之於動然後

可以變化矣聖賢之謨非口耳之資也終日談敬心
中昏擾則讀書萬卷亦有何益中庸之戒懼愼獨大
學之誠意正心伏願 殿下深致意焉 殿下好善
愛士固出於天性而推誠委任者未之見也羣臣之
少可倚信者固所自取也雖然臨御八年俯察已熟
賢愚邪正想不逃於聖鑑豈無一人之可作腹心者
哉竊恐 殿下恬於守故之習不發必治之志故其
待群臣茲無取捨以之愛賢不切嫉惡不深人心之
靡定紀綱之不立職此之由近者經席既罕而接見
之際亦無盡已咨詢之益凡有啓沃邈然若不聞者
大臣之言亦不酬答未知 殿下深居宴處宦官宮
妾日親之時其能洞然若此之甚乎至於大臣進退

萬民具瞻終始任賢則黎献興起倚毗不重則羣邪
窺覦嗚呼可不慎乎頃日朴淳之遞 上意固出於
憫其沉綿欲使將息而第於允許之辭不示留難傾
惜之意若庶官之得解則既失敬大臣之體貌矣及
盧守慎之請仍也三啓而未允衆情疑阻士氣不振
聖心之無他其家喩而戶説乎孔子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昭烈帝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君
臣之間誠意未孚而能保治平者自古及今未之有
也冀朝都兪吁咈之樂商書股肱良臣之説 殿下
深致意焉嗚呼今日朝廷所不足者實也非言也言
雖義集效絶消埃臣等之言 殿下若一覽而擲之
則不過爲政院故紙而已猶不敢不言者良由官以

諫為名矣在弦上不得不發昔者朱子不以宋帝之厭聞而廢試正之說臣等區區之誠亦效此而已伏願 殿下勿以人廢言試垂 睿察焉取 進止

黃海道民弊啓 庚辰

臣竊聞 祖宗朝奉命出使之臣復命時以所聞所見民間弊瘼書啓則自上下于公卿詢議釐革今臣雖非奉使之臣而久處畎畝目覩民瘼且臣上京之時村民多有羅列馬前號訴所悶乞達 天聰者臣今諸聞不敢默默撮其尤者條錄于左不勝惶恐之

一去年黃海道秋事七八月之間禾穀甚豐茂緣損霜太旱不能結實水田則稍有豊盛之處而閒閒亦多不實若田穀則全無所收廟議只聞豊稔之名不

究其實勒定全稅民方阻飢而督促其急富者賣田
貧者流離侵及族隣寃痛苦楚之狀有不忍見今則
已無及矣但自今年將永定三斗之稅若然則民間
之苦每每如此何可支保大抵黃海之地多田少畓
而土品比之下三道則饒瘠懸絶若下三道出稅四
斗則黃海道雖減半亦不均平況只減一斗乎民情
皆所不樂而年年踏驗之弊亦不可不更張故民間
父老解事者咸願黃之稅定二斗云 一黃海道軍
本赴防之弊朝廷非不詳知而西鄙關重不能改轍
一道殘弊職此之由今聞平安兵使以壬戌年後闕
防之軍抄錄狀啓而厥數甚多其中海州爲尤甚蓋
緣當身現存者少而以一族充送故其弊如此且所

謂關防者非盡不坐防所者也或立防兵單未滿數日而被侵粮盡脫身逃走者亦多而不分輕重皆論以闕防今方督送民間騷擾不勝其苦追隣逮族累累相繼今雖入送其勢必如前逃走無益於彼有害於此民情皆願今後申明軍令俾無闕防而往年闕防之軍若當身現存則徵其價布入送西邊使之召募給價立防若其逃亡物故老除者則特垂天恩勿侵一族以蘇民生云 一西海島中漁舡全集捉漁舡各有稅置籍收稅而或黃海漁舡捉魚于忠清全羅兩道海中則其處官吏又籍其舡而上其名于該當收稅于本道本邑故捉魚人等或變易名姓不告以實本道按籍而推捉其人則多不知所在追捕隣

近栲掠備至而終不能得者甚多故户曺徒擁虛簿貽弊沿海州郡而已收稅實難夫以一人之舡既籍于本邑收稅而以一二度出入他道之故又籍于他道實非王政薄稅斂之道况徒爲騷擾而實不能收稅民情皆願本道漁舡只籍于本邑而勿籍于他邑假使籍于他邑亦當於置籍之邑收稅而勿徵于本邑云